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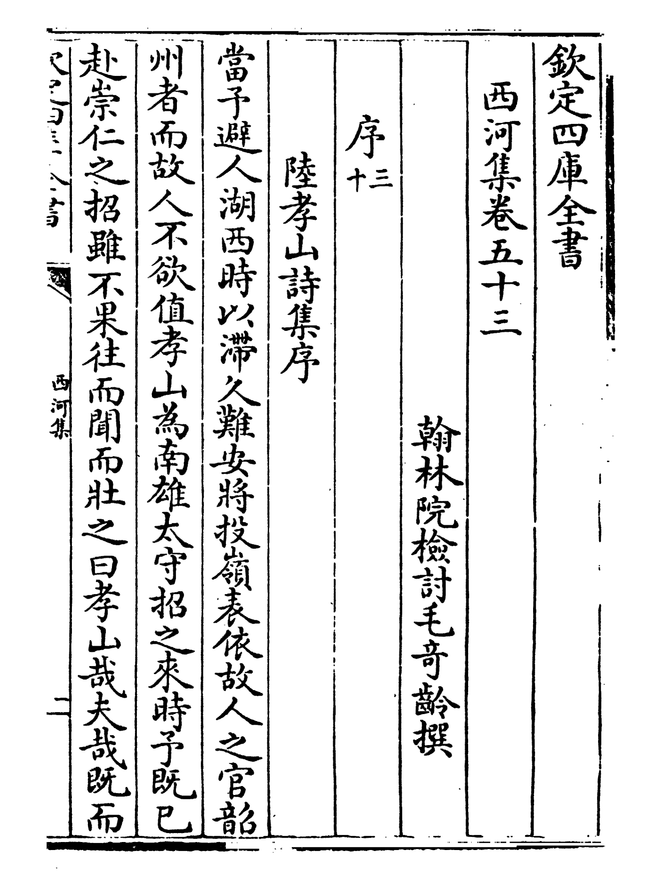
西河集卷五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三

陸孝山詩集序

當予避人湖西時以滯久難安將投嶺表依故人之官韶州者而故人不欲值孝山為南雄太守招之來時予既已赴崇仁之招雖不果往而聞而壯之曰孝山哉夫哉既而



予與其弟義山同官京師距向招予時已十三年而孝山以補思州太守來會京邸予每會必與義山相咨嗟謂思州難行而孝山慨然就道曰不聞王尊之過九折坂乎予揮手而别歸而嘆曰夫哉孝山哉迄于今義山為東閣學士以參知軍國歸田而遊而孝山竟卒於官義山所著雅𢬵集久已行世而孝山之子乃始持其所為詩屬予點定夫孝山兄弟席世家之遺競讀父書各能致身通顯以功名文章互相爭勝而孝山復饒于憂民恤俗之辭自之官

涖治詢方諮土而外流連今昔無非為斯民請命而即其水旱禜雩吁嗟而咏嘆哀于言而愸于氣讀者知其為志切九閽情通萬里此其政治之足傳與文詞之足錄固不待言矣特子少為詩必力排基壓先擴其所為地步者而後論裁搆之法捨取其高却諠卑也氣取其壯絕蕭弱也調取其噌吰斥嚶咿也律取其渾涵而周謐去纖以弛也意取其刻覈而旨又取其有餘慮思維之易踈而諷嘆之又易竭也至若詞取其雅韻取其和

平則將使誦者不愧于口歌者不跆于響向使起田更而著三畝則學士必口惡進株離而講五均之法則工歌者必張口而不能闔夫人而知之矣乃不學之徒厭常喜新一變而為京師吽賣之音村言市詞動以褻嫚相往來而既而厭之就其形之弇畣者而拭其脣拂其眉宇易如山如河之貌而假以修容即其言之護護者而巧之俊之政黃鐘而為瓦釜何其細也今夫生世為丈夫必當有昂藏七尺之概行乎其間故相如追琢揚

雄纂組猶以為壯夫不為而況研衣膠鬢收貨郎把翫以為寶祕似非士君子所宜為者而以視孝山則正當累變之際乃獨堂堂坦坦直抒其所言而不詭不隨皇然為正始之音其調之高而氣之博雄沈廣大詞雖簡而意甚長其浩然自得為何如者夫不為時移夫也自抒所言而高明爽闓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間又夫也若孝山者豈非文章政事大丈夫哉嗟乎孝山與予年不相上下而予以崦嵫未入猶靦然叙其所為詩而特是

齒哀意耗四顧滄茫孝山能招予而予于蓄哀之後距孝山死時又若干年即欲向西南荒徼作招魂之詞而不得也㝠㝠之中吾負此良友久矣孝山諸子皆相繼有文章名故既叙其詩而并為告之

江皐草堂應試文序

予避人以前曾授徒于會稽姜京兆宅一年凡七人而售者五曰希輅丁巳曰兆熊癸酉曰兆驊丙子曰之琦壬子壬戌曰公銓丁巳皆姜姓也其明年授徒于蕭山栽八閱月耳凡

九人而售者亦五曰張燧丁卯曰李日爍曰焜壬子曰遠宗丁巳曰文戊午則凡子與孫也驟言之豈不甚盛然而不以予為功何則非當年也夫苟非當年則蒙師鄉塾中豈無售者敢謂其售由蒙師哉江皐草堂即不然草堂一先生而聚生徒于其中堂雖寛多不過十許人耳然而當年應童試其在辰年拔三人而在巳年則拔至七人然且諸生錄第一與夫督撫藩臬府縣之會課其拔前茅者無算也夫小試實難會城學徒以萬計其學舍

如草堂者應以千計至于童試則未經定籍四方纂纂來焉能以一草堂與衆學爭上而拔擢如是則其學之精督之勤先生之啟誘與學徒之鼓舞有不可量者或曰先生善課文每課如考校必鬮坐而躬臨之榜以甲乙故知所懲勸而憶予總卝從予伯氏于任氏山莊時學者多人擊鐘會食亦以課文比考校題名中堂而是年為崇禎丁丑祇予一人取童試而他皆不得然則先生之教有異矣故曰河汾之門多開國名臣蘇湖學徒

皆出之爲經術醇儒悉後此之事而非當年也草堂非是也草堂諸生若干人名具試帖予不得而指數之也先生爲誰仁和何泗音也

翠柏集序

翠柏集者許夫子之子巨山先生所爲詩也夫子負蓋代之才以副相行省開藩中州而竟卒于官當是時嗣夫子者有人相距寥廓未知傳夫子之學在何等也既而予歸里四方來至者藉藉稱巨山文章起于時得夫

子一節而予以年老僦杭州聞其言甚喜顧四望茫茫不能一相見悵然久之康熙辛巳予以秋節渡江省西陵墓田有以爵里刺見投者驚曰巨山耶急返棹來杭謁巨山旅亭昂昂若駿馬之出于林意氣轢落慷慨道先烈儼然吾夫子在前咳唾顧盻不自知其泪之垂而膝之下也夫人生感恩何限避地多歲月其受人衣食承人色笑者必倍于衆然未有如吾夫子之感予深者顧瞻覲幾何而匆匆一訣倏忽已二十餘年詘指巨山

于是時不過在童丱之際浸假予年不長則沒茵冥冥焉得親見吾巨山相對話舊如今日者然則大德雖不報而尚有人焉口能道之不可謂深恩之不在人矣乃巨山瀕行出其近年所爲詩屬予論定夫論詩有二一則長安貴交千里馳示必假溢美以張之夫貴交孰如吾巨山者一則心所愛好無由申致必藉奬譽以阿之夫宜阿所好亦孰有如吾巨山者而進論其詩不惟不阿不溢即刻核以求而裁搆之高學植之富意指之精

淳而博大顥盪感激一袪夫宋元近習之陋而不為茍趨不為掟附即此數篇而知得吾夫子之學深也嗟乎賢者必有後夫子可謂有後矣弟其題以翠柏者夫子無家往以官為家亦何曾有一枝之可名而巨山遠述祖德其在前朝有從高皇奮興者以軍功授遼陽左衛世襲都指揮使從五河東遷遂為遼左之巨閥而鼎革以來又復從

龍繼起南開百蠻保世且滋大矣因不忘故鄉仍以翠

柏名其篇葢故舊之不可忘本如是也翠柏先人所居山也

東臯二圖序

錢唐有名士而寓于醫者三人一陸景宣一沈謙其一東臯徐君也景宣以東林都講賣藥長安市不知所終謙家故業醫顧

國初詩人有稱錢唐十子者謙其一也東臯席名臣之裔豪于藝林與凡西泠弟北溟稱徐氏三珠樹而西泠

試仕昭陽東臯脫青衿隱居養母間採藥療母疾遂以其餘伎療人取贏錢為負米資相傳入山中遇異人授公乘陽慶之術以醫仙名康熙庚辰夏六月不雨至秋七月民間苦疫癘東臯車所至隨步而解時中丞張君招予禱雨而予以疾辭中丞寓書曰使欲得太倉醫耶則隨地有之必欲得蘇耽耶非東臯誰屬焉蓋不知予之為東臯友也然而已仙之矣昔者左思丁典午之初厭王侯齷齪而慕許由之為人謂由能沖修好道學于

豁鈌得仙術因為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懐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雖名詠史實游仙也東皐好其句間嘗為之圖而置身其間顧其時猶少年也朱顏青鬓投足滄浪一似先除垢而後可以超于世人此即洗髓先伐毛之一端也乃越若干年而後作振衣之圖躡崇岡而攬雲物其形容先後邈不相識然且交游衆多題詩滿幅一展卷而存亡今昔之感生焉吾向者友景宣在崇禎之季兵戈亂離而既而與沈生游亦復倉黃避

人歷十二諸侯舊都終不能與韓康偕隱及還鄉而予已老矣太沖慕許由而東臯效之天子聞東臯名召見行在欲處之丹臺紫庭之間而東臯力辭此非真許由乎予見真許由且與之友而年滿八十筋弛力衰思學仙而不能成乃徒取游仙二圖覗焉爲題今而後媿可知也

馮氏永思集序

呂氏春秋稱孝為五帝三王之本務而漢詔賢良亦曰凡賢以孝為首則孝故重矣馮氏復繹以孝稱所著永思集率哭母詩而乃持其集介于予所親者而請予一言夫學重力行予方恨俗學之多論議而思舉一躬行者以為之砥礪馮氏非其人乎夫言為心聲文為行表假有哭母者于此其聲甚哀而欲舉其聲而辨其音節以審定其哭之可與否必非人情則夫永思集者不問工拙而知其詩之可傳者也乃吾復有說于此昔者楊

忠懸以諫諍死哀之者僞爲王勃然變乎色文以表其忠今復鐸赴試賫以父母在不遠遊題爲有司所賞豈天之欲著其孝而故表之乎或曰事親不以文哭母有詩其情已疏況百首耶予曰蓼莪陟岵自古有之特百首則太過耳屈平忠而過復鐸孝而過過亦可已

陸軼南南游詩序

軼南有家學其爲文爲賦單詞複句皆能慷慨作一家言而至于詩則工于排比淪漣往復尤爲時流所却步

焉獨是此數詩者皆春朝出門稽遲途路之所為作也夫以軼南茂閥承副相之後將訪其先公所欽友南游晉安而乃中道旋返三閱月而不能前則其遇之奇與家事之不可閙概可見矣予方欲為之賦五交之詩歌行路難之什以慰其骯髒而軼南詠吟自得登臨酬酢了無幾微之見于詞句是則和平溫厚曠于心而達于事不止詩教為可法也夫彥升龍門不止公叔古道在人豈無讀其詩而感興焉者吾又何能重為贅之

重修笑隱庵募薄序

笑隱庵在清波門外相傳古法喜院地而與學士港為鄰居人每種花港間西湖十景所稱花港觀魚者即此地也

鼎革之際已廢院為錢氏湖莊而陳君太蜚以禱嗣而購復之仍名笑隱有年矣康熙丁卯予歸田之後訪奕是和尚於其中見殿堂水閣四顧軒豁頗足棲息而牕户脱落擱楯欹缺不無烏鼠風雨之憾因歎是地修復

本有時數乃不轉瞬間而遽至於是刼灰咫尺可念也及再過三過則綢繆不蚤將有不可措拄者奕公憂之思重加整葺而謁予以疏予思明末多耆四民俱乏之財孰能舍其所無餘而急人之所不足顧為事在人事果可為則必有一二人焉起而任之當順治之末戎馬甫靖瘡痍尚未復陳君合鄉之善信𠠶為是業而院無宿糧薪蘇顆粒皆給之於外奕公以太白宗傳息居此地未嘗以缾缽乞假道路而仁社諸君為之力營供養等

之月進迄於今其運以蒻而繼以栗者縷縷也世不乏善信豈無嗣諸君而興者夫陵谷之難問久矣湖山如故而興廢相尋曩時清波湧金二門皆予郡名園若所稱祁中丞商太傅别業燈火笙歌不絶晝夜而今已盡為馬塍菜壠烟火披離天下事成之難而毀之易秖此區區笑隱聊以存湖山萬刼之一而猶忍坐視其廢而不之救吾恐有心斯世者必不然矣

唐七律選序

前此入史館時值長安詞客高談宋詩之際宣城侍讀
施君與揚州汪主事論詩不合自選唐人長句律一百
首以示指趨題曰館選其祇選長句律者以時尚長句
也其曰館選者以明代論詩尊主事而薄館翰故特標
舉之以雪其事也既而侍讀死其手寫選本同邑高檢
討受而藏之增入百餘首仍曰館選當是時同館諸官
有爭先為宋詩者檢討嘗曰侍讀作館選非館閣也脊
不能受邸假宣城會館而翹居之會館所選其敢借館

閣為昭文地哉康熙廿五年予請急南歸將選古今文作還町雜錄檢討潁行寫一本授予曰此侍讀志也其逮今已十六年矣予歸懼年促經術未立日研經不暇即古今文録亦棄置不復道客有請聞以詩者悉謝之恐後然而世尚遷變向之舍唐而為宋為南渡者今復改而為元為初明會予方老去作春秋傳畢意敗力歇不能事經學客堂同志重有以詩諂請者予謂詩本小文其得失升降亦何足闗繫且夫沿變所時有也漢魏

無三百晉後六代無漢魏樂詞唐人無六代俳比古詩而欲今之為詩者必墨守三唐以為金科一何不達夫事有由始詩律始于唐而流于宋元則循流溯源將必選唐律以定指趨誠亦無過而特是隨時遷轉勢所必至春之不能不夏猶之初盛之不能不中晩三唐之不能不宋元明也今但就其隨流者而自為砥止減高髻為五寸而恢蜾蠃之細腰而易以杵把則後人抖擻未必不可駕前人之轍而委勢隨下焉能自振嘗校唐七

律原有升降其在神景大抵鋪練嚴謐偶儷精切而開寶以後即故為壯浪跳擲每擺脫拘管以變之然而聲勢虛擴或所不免因之上元大歷之際更為修染之習改鉅為細改廓為瘠改豪蕩而為瑣屑而元和長慶則又去彼飾結易以通俛却壇坫揖遜而轉為里巷俳諧之態雖吟寫性情流連光景三唐並同而其形橅之不齊有如是也是以宋襲長慶元襲大歷嘉隆襲開寶皆欲遮反舊習而自趨流弊翻就汙下彼不讀書者每稱

吾為宋元不為三唐則蘇陸虞趙高揚張徐原深論唐詩極為趨步其言不足道而即矯枉之徒必欲張元白以表宋元揚王杜以祖何李皆不必然之事也夫團扇之擯以時器也松筠之不壞以不與物候相轉環也昔有擇嫁者東家富西家貧然而西家美婿也問女何擇則曰吾願東家食而西家宿是以夏商不同治而講治道者則必曰夏取其時商取其輅今三唐諸律亦何一不可取擇蓡苓固足藥而牛溲馬浡古人嘗用以和劑

世之不自為詩者襲其形橅則遷流不一而苟自為詩則性情光景由神龍以至天裕皆通觀也因就侍讀所選本而大為增損約錄若干首去館選之名而題之曰選既不必與主事校而同館出入并無得失侍讀檢討抑亦可以自慰矣初擬倩同輯者作釋事註于行間而既以卷促且亦本明了無事多贅觀者諒之

一等公皇太舅佟公六十壽序

自昔軒者御世必有五雲四山之佐為之長保其治令

天子富于春秋在
廷諸賢豈乏壽耇惟是去留有數其以親臣兼世臣之
誼得與
國家藩翰同久遠者則非貴戚之卿莫與焉我皇太舅
上公佟先生以鼎司之重領中外朝叅有年此即詩所
稱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者而乃深自抑損折節好學從
來文臣以八比起家鮮有以聖賢之業自期待者即一
二儒生縱談濂洛亦徒託空言已耳曾何補于理道而

先生為業必曰聖賢何在五百年見知聞知何等無務夸詞第躬求實得以應名世之運凡工虞禮樂必根柢六籍佐以諸史窮源而竟委不特學古入官賴之底治而即此焦心恤事自强以維國此豈尋常小成可絜量與夫經營天物代執膚功從勘亂以及昇平其為綏定者何限然且忠貞世篤往往致身疆埸仗不二之節非止服勞王家得以奉揚鉅烈者今先生位極人臣以太后仲弟加之

先皇后中宫所自出金根玉輅歴正坤極近復英姚相
繼以
元妃爵九品之一掌掖庭璽綬而文孫又且尚
主進之為
彤衔副馬其餘子姓登屬籍與試授詞翰者比比而是
則以恒情論其為周京尹姞亦豈有歉而先生自視歆
然嘗曰世禄之家面牆不學蒼頭緑褠乘堅而驅良欲
求内里皆賢家難矣吾將一挽其習以正之生平讀郭

于儀傅輒掩卷太息以為世𡢿休戚豈無遺逢肺腑前後相類者然而恩澤有之勲名則未也君子處此要當立勲名以居恩澤一若燕譽自處全不知從龍師保建成績以紀太常有過于汾陽十百者其謙退如此此豈旦夕之業也哉書有之天壽平格史亦有之視日則增輝方山則並長歲在壬午值先生周甲之辰同館諸君謀所以壽先生者而書以當祝若夫先生理學為時賢領袖某雖衰老而志尚未敗儻桑榆可待其願捧一經

為受教地者於以視斯世事功孰輕孰重當必有說以處此

新都太守盧舜公詩集序

文章何與于政事而書曰學古入官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一似非此不足以致治者景陵盧舜公累世以詞翰起家而舜公繼之一出而交河治再進而清苑無廢事又進而皇畿西路觧探丸伏莽之子又進而六師輦輂三關餫饟方行塞外者不闕于供又進而符

守煩郡尊之如神明而愛之若慈父母使名都千里盡
成化國然且
天子褒之庶民誦之太史書之中外大臣各手劄而交
薦之若是者何也則以文章之澤概被之政治而無不
足也是故行文不一而即以詩論前此為貢舉議者有
曰唐以詩取士而韋臯裴度以功顯叚秀實顔杲卿以
節顯陽城元結何易于韋景駿以循良顯詩亦何負于
國哉舜公為詩不襲舊不詭隨于時其家景陵而無竟

陵之習自京國出守值宋元弇劣草竊横行之際而日游其中而不為所動上追漢魏下法三唐取材愽而攄思遠此真古所云在内無遺情在外無軼象者是以
皇上每嘉其能且稱其騎射而大臣所薦不曰撫字清勤即曰轉運勞苦夫我任我輦王事鞅掌小雅之所歌也民之父母慘慘劬勞詩人之所由慨而誦也召伯以乘其四騏為能事而衞武賔筵必以張弓挾矢作百禮壬林之慶蓋學詩成效有先事矣當予入館時其尊人

亨一先生予前游也曾侍之講杜陵之詩娓娓數千言予拜而受教而先生特膺

主知開府湖南即以說詩之法行之撫治至今浣花之說與峴首之碑共勒之湘山蠡水之間未有斁也特念予受教當日舜公方總丱坐先生膝前曾幾何時而予已病廢歸老舜公乃隆隆由良二千石取治行第一即其詩亦超軼儕輩多卷帙至于如此則他日再進其出其家學以發其治譜吾又焉得而量之

西河集卷五十三

西河集卷五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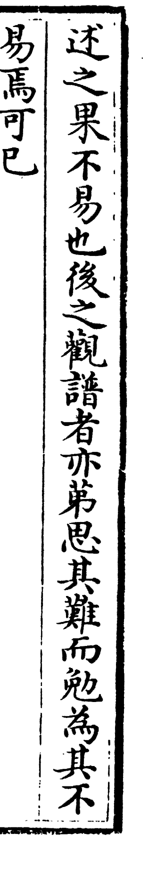
重修横河張氏族譜序

原夫世繫之說惟天子諸侯氏族未分則工史必錄其所屬之牒以備叅稽因之禪代生卒具見乎書而外此而庶姓庶官即夫子之祖弗父何儼然宋卿猶不定為何公之

子其父鄉邑大夫竟不記塋所况下此乎自宋人大作氏譜遍及庶姓衡門曲戶皆得有譜其于睦屬大義可謂悉周而獨是家無工史記多斷續倡于前者或不能嗣之于後所藉世家巨閥代有聞人然後可繼起而纂修之葢作之重有賴于述之也久矣横河張氏席門第之舊其在前烈以兩廣都府進為司空尚書簪纓勿替其為國史邑乘所表志者何限予甞作尚書公傳久已行世而既入史館則又以同里先賢謬為起草其間捜採實録旁及野稗

真有為家藏狀述所未備者此其與正史所載寧復有歉而無如後此多闕畧也今其裔孫式玉由文安邑宰受
聖天子隆眷擢霸州守將以大用而憂服歸里旣擴尚書舊府闢為宗祠乃復受先所遺譜而親承纂修從向時牒記已後世數未具者悉為補入覈舊損而訂新益諸凡志傳詳畧圖表同異與夫男女出處功徳祧殤之是否旁行曲上勾繩縷絡必誠而必信非孝子順孫而

何以有此予甞嘆繼志實難考是譜緣起在嘉靖五年司空公任留都時實手倡圖稿而未成也至隆慶庚午相去四十餘年而族孫衡川公乃始受而成之然而秖寫本而剞劂未聞暨萬厯四十八年庚申又越五十年而始付梓也今式玉以康熙辛巳隨修隨梓較之向之越數世而始成而始梓可謂勤敏然其距向授梓時又八十餘年矣夫以一氏之譜經名臣巨公手創而手晝之然猶八十餘年而後梓又八十餘年而後修作之難



述之果不易也後之觀譜者亦第思其難而勉為其不易焉可已

徐寶名詩集序

往者見寶名于姜侍御座間會侍御創詩體祛風雅舊習而易為謾言一如刊宋人語録而假以韻者此即後此學宋者所嚆矢也座客争效嚬以强寶名寶名曰吾自有詩吾能壞吾顏以逐人矧哉當是時固已知寶名之詩不詭隨矣及與予同舉制科長安言詩者大抵拾

侍御餘唾而自稱宋詩誂膠焉詬明而詆唐人有迂夸不入市者輒以唐人詩呼之時赴舉諸賢各以詞業投相公幕下、予從高陽益都兩相公許讀賓名詩怪其違時而孤行見而詢之曰吾違時乎哉時有恢厭而舉廢憑乎其間厭端委者文其身厭倮而綷縩其衣就時之理也今時方倭倮而吾特盛吾衣裳以待之天下有舍建寅之時而可云知時者哉予嘗是其言佩之暨予歸田後僦居杭州其在疇昔同方講藝文者皆老死無復

存在而實名歸然往往相見道故舊外自傷年及桑榆
經學之不明又何暇及藝文事而實名之詩則正當厭
倮求衣厭市門字語而改為莊言之際自稱為元為初
明一如曩時之所云盛衣裳而服綷縩者而其詩遂衰
然為學者所宗蓋詩自景隆以還擺落拘管而上元實
應相率為研練親切之音以持之隨州與播州是也至
長慶諸君始漸降通俛而俳諧與矣實名上不附郛郭
下不流弇鄙倡乎掐搖而遂為叶蟄倉門之所不能動

豈非主乎時而不與斯時為低仰者與實名抱長才重與時違而四方羔雁不絕于門聲名播寰寓其作述之盛何止聲律嘗為貴陽使君作龍番諸志其書出而西南鴻濛為之一闢惜先我而逝徒以遺詩數卷拭泪眼而為之校讐則又車未過而腹痛者也

中州和尚黃山賦序

向過無可大師于青原見其以轉輪庋經而鏇艧之詢曰大師尚繙經耶曰達磨當使之讀書夫以大師舊史

官胸藏萬餘卷其所著通雅諸書見有成事然且學佛爲宗師乃猶出于是暨子請急歸爲亡友佷亭公作塔誌銘誌其所著儒佛書一百餘品合爲卷二百三十有四公然入佛藏夥頥哉此非吾儒之讀書者乎夫聖學不可問矣五穀之不熟不如佛氏惟是讀書能作文必藉儒服者爲之乃生斯世者閱八十年其間足跡亦幾半天下獨同時數友頗稱讀書然亦未見其能成而求之後來寥寥無有合肥相公嘗言古學一也而隋唐以

後分而為二小司馬無文而燕許巨筆不足辦記注劉敚洪邁無篇帙可傳述而歐陽九實不讀書今子厭詞業恨經學不明于世欲求一言禮通五教言樂得四清二變七音十二管之本言易象春秋知三史筮法與二百四十年記事之在簡而不在策在經而不在傳者署于門曰能以是來教當長跽受命而佇望勿及日之夕矣康熙三十九年居杭州客有言黄山中公善文賦者于謂中公受福嚴記莂儒者也而入于佛其工文賦本

事耳且以道法兼文字在平陽多有之此習氣也其明年上巳禊飲于杭州之東園四方至止者三十人晉江郭河九擕中公黄山賦來讀而驚曰佛不立文字而今兼之然而文與學仍兩事也佛門無博學者中公是賦極博矣何以致此時予欲題數語于其上以搶卒舍去又明年中公乃寄一本介吳山道士黄方城投予屬題曰吾素志也急起而應之夫以黄山之竒登之而賦之者遍天下八十年來寓目者亦何翅十百曾無足為黄

山重而中公出生平所學集成句而為之賦其為纂組
薈萃誠不知其如何也乃就而觀之自賦額以迄頌末
上取六經下及百氏前之為七畧七録之所遺而後之
為四部十二庫之所未備長詞短句樛攢而車轃凡夫
駢聯轤轆疏謐單複宜均而均宜助而助一若涌化城
于中天散青嬰于平地所謂神為輸鬼為運者往者太
常周君曾集四書五經作瀛臺賦為
至尊所賞究之取資有限易于為功若近代狡獪家徒

集唐詩以為詩不過挹彼注此移易方幅而一經對仗動多乖反誰則能連蜷偶儷坱莽無盡至于如是然則黃山措是賦傳矣予衰老不能濟勝又不能千里命駕親見有道猶得于八十之年快覩斯文以一雪夫前此難兼之恨可謂厚幸獨是中公吾儒也而入于佛吾溯三賢吾所由三嘆息也

淨慈寺舜瞿禪師語錄序

佛不立文字而阿難以教傳維摩詰屏絕語言示不二

法門而馬鳴龍樹偏以語言為之教即蕭梁以後初祖已西入中國倡直指之宗而唐僧澄觀尚有闡三量五教七處九會十覺十六觀以代佛說者此豈真能秀殊途南與北有異量哉天下有不言而言存即言之而仍如不言者此不惟教有言即直指亦有言不惟教有文字即直指亦有文字吾嘗為禪德序語録久矣生平過方丈問其所得比之詢喑者以食其飽饑甘苦豈不自悉而必不能為我道暨撤席以後則言詞堆垛輯一時

答問而會萃之名之曰語録一似占寃于訟庭折鬨于市肆盈庭既不闘而過市而仍不之辨曰爰書而已貨簿而已淨慈舜公紹大鑒遺業從婺州來開席者三十餘年不言而躬行其嗣法諸公累請録法語以導諸方而公力却之及示寂而始以寶林淨慈兩語録請予為序予讀之嘆曰此豈文字哉夫經有密顯密者咒也顯者則佛說也然而密未嘗不顯何則菩提吾知其為性薩埵吾知其為情也至于佛說則雖顯而未嘗不密天

下有誦諸經幡華嚴觀數十萬言而遽能蹴蹋之如𦕊秕者乎此如儒書然其曰予欲無言者密也然而無言而時行而物生則猶之顯也所謂無行而不與是也其曰吾道一以貫之則顯也然而夫子言之曾子知之及門者未之知也即推之而至于今其不知者如故也則猶是密也是以佛度東土不廢䭾經禪德化導仍立文字此其間蓋有故矣方其引手入室必斷絶往來如鎔金錮鬬纖飃不通而竹篦㧙栗又並無笱芽木甲可微

度消息其間漆室受毒真有同居不相聞偶坐不得見者而及其登鐘樓撞鼓閣一吼而天下萬衆皆知之此非有真實文字可以告人則一指一喝焉知非籠統之形而乃旣用乳藥復加腹擁時而挈導又時而揮散或語或嘿覺千百言不為多而不言而不為少者自非具神天之力振出世之功大呼入鄽而一閧之市終歸寂靜不能到此昔人云舉一不得舉二夫旣已舉一焉得無二讀斯録者亦惟知萬舉而仍無一焉其亦可矣

偶存序

詩易存乎唐以詩取士而檢其試帖合之登科録所載姓氏夥夥而求其詩與名並存者竟亦無幾㓜時倡詩社各録所為詩越國爭勝以為致足壇後而迄于今寥寥焉是以金谿者舊作江西派文不以詩名亦第衡論諸名物如短長家言然而自定所為文名曰留書葢亦幾夫姑留之而姑存之也方于伯陽藉乘輪之後世其家學早以今古文指名于時而出其餘技偶然為詩因

題曰偶存以為是所存者偶焉爾夫文無久暫終日為文或不得佳篇而都堂臨宇風雨頃刻忽定為數百年必不可易之程式惟詩亦然拈髭嘔血不必過于人而偶當良時勝地感寄所或及而六義成焉是伯陽存此無關久暫而即其所云偶存者吾反覆讀之而斷其必存何也蓋詩之下也久矣明嘉隆諸子假為唐詩而不得三唐用意之法徒襲其外象有郛郭而無鍵鑰顧其形模厭厭而已然而軌度猶是也自陋者倡為趙宋之

習爭趨奔鄙每以農哤當良耜之詩而市肩儈吻率相矜為貨殖傅不數年來而遽已厭去非棄如骨餘即嘔若糞薉其為長安之髙髻且安在也乃補救之徒重加鎪朘飾細詞而擽瓅字舍宋而元舍元而初明以為元長以後光咸以前原自如此夫髙山大河不磷而不渫以質具也含齒戴髮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間以體全也今體質俱缺才氣亦盡上之為口脂面藥熨衣膠鬢之態而下之竟如門攤貨郎勾欄子弟之不可名狀瞬息

未安何有存在伯陽之詩格莊而旨純律之高而調之逸極三唐用意之法而體質才氣無不具足亦既歷諸遷變之時而不為所動閱江河之下而傲然得以自立此真疾風勁草獨存本性者是非偶然而已也

杭州慈雲講寺志序

釋寺之有志仿于洛陽之記伽藍而世之為郡國志者必採之則亦重矣顧從來郡國諸志大不足據而釋寺紛賾即又無所于稽核靈隱許現墓訛為許由此易正

也江寺為江總所捨宅而訛為江淹則雖知書者亦鮮有不為其所惑者也惟慈雲之志不然作志者為灌頂法師師本達心其于儒者書無所不通下筆朗朗然而又習不誑之教其言可信且其地開山未遠創于五代周顯德而大于南渡其間沿革興廢未甚湮滅即前朝宗教互傳兩兩遞代而世系一綫如歷數相禪一望而聯若旒絡然且先冠門部有禊有楔彷彿三句法門之可以分三又可以合一者條條哉真殊觀也予與師論

難久矣杭寺多講律而今統于宗自師出而慈雲之教為衆宗師所皈仰似乎龍樹再生反一祖直指而仍通之阿難之所傳鳩摩羅什之所繙譯慈雲雖小其繫于門庭豈細故與予嘗觀高麗寺志知慈雲晉水曾以說經雨雪花于高麗國中其雪中片片有晉水字因之使世子入侍兼受教慈雲而建寺居之今湖南高麗講寺是也灌頂開講于江傍古崇壽院會淅潮日上奔揚濡濕壞錢塘二十餘里而師所講處潮卻而過此則慈雲

之志所未及者予因序志首而并及之

周允開文稿序

允開詩文無不備俱足壇世而吾尤愛其為文大抵遇時涉事無問登陟游讌離合酬酢莫不有至性行乎其間慷慨俯仰便成文章然且意與所屬緣情而綺靡其于時序遷移山川興廢之際未嘗不流離三致意也予僦杭州四顧無可語者幸與允開對門居自傷老敗不敢窺戶牖而允開閒居自喜日守其先人老屋巡檐涉

徑與花塍菜稜相盤旋當斜陽在牕竈烟生壁予偶過之先生把卷自得也嗟乎可以知其文已

兩浙江南都轉運鹽司使高公治行録序

聖天子念東南鹽政重大特用外臺請以岑溪高公由井陘令遷補兩浙鹽運使司鹽運使重其任也先是鹽政之設以經商銷鹽紀商銷引而引有年額即或銷不及額亦必先報滿銷而後追課以填之以故前後接任每逋課至十餘萬而壅引山積血杖無如何夫以未銷

之引而報銷是欺上也引且未銷而血杖以追其課是虐下也公至大驚曰安可使吾任而有欺上虐下之政乃力爲根柢立提場官之闕煎巡官之縱私與夫地方官之容捕𦗜而不力緝者各加申飭然後寛其追塡特設一良法使各折其引而令銷鹽之商多其鹽以帶銷之然且堅持其事雖衆商阻撓不爲動而于是十餘萬逋課之引爲之一空予甞以貧故僦居杭州儥引六百餘藉以謀食而私販克斥縣官不行銷每以饑僕應課

比股無完膚而傍觀之不詠者且曰窮民販私救饑耳古王重本而抑末何必左商而不知商亦民也窮民銷官引祇每觔加數文錢耳從不害民而一經販私則害國課害商筴害鹽司大政欺上虐下而且擔負橫行結合數百輩弓戈操殺戕官兵刼行旅以窮民而縱之為寇為盜前之黃巢朱温後之錢鏐董昌張士誠方谷珍皆是也予遭逢賢使君得免斯累繹逋課千餘而還其債比之拔虎口逃烈燄脫然事外豈不甚快夫居其中

而言此謂之妬口脫然事外傍觀若秦越而猶為此言則謂之公情子公情也特惜子之言公者祇此一事而公之為政不半載而商人歌之庶民謳之士大夫之傍觀而睥睨者皆誦之詠之此其治行必有大過于前所云者而特予事外之人終不能一一而指數之也夫不知後效當觀前事方三藩弄兵西南震驚時公祇孱然一書生耳土官攫縣印乘間竊發而賊將之侵東粤者且埋竈岑溪越疆據險公無尺寸藉并非附地為左官

而舉幡倡義驅市人而使之鬬先進土獠後斬賊將懸竿聚㩡以待

王師之至止斯已奇矣暨

王師既届遂憑其伍符不俟請纓而執戈以從一斬賊渠于藤縣再擒賊帥于封川及鐔江兵撤岑溪再失守而土官再掾公再恢復之然且容岑之破賊圖報怨盡殺公鄉里親戚思以脅公而公稍不為動也夫上馬殺賊下馬草檄丈夫之能事也累至而行明難至而節見

者忠臣之極則也公逆順早定九死靡悔即其聲罪致
討發為文章真有抽誠瀝膽理直氣揚出言如秋霜而
敷詞若烈日者又況料敵成敗宛如指掌幾幾郭嘉之
料江東韓充之料汴賊平滇三策昭然人間此不止決
勝千里已也夫以殺賊之勳守死之節重之以文誥加
之以謀畫是亦何負于家國而策功課實僅僅以攝官
承乏為都講代庖甚且不識獎例給門旌以了故事即
其後量授百里銅章墨綬曾何足以酬忠貞十一而

皇上明聰四達騤舉而加諸高位為外臺垣翰所表率則治行多端又豈無註

彤屏而紀奉常者此非傍觀所能道也

姚母楊夫人節壽録序

世之誦閨房之年者多稱節壽夫節有甘苦宜與長享不相合而稱觴介祝好舉生平不愜事以為祈年有方必本乎婦徳而後可以徵久長節之言賢壽之言年也然而幾此者鮮矣節壽楊安人者姚子音上之配也其

父介璜公由晉陽司馬解組事母以孝聞予嘗為文亟稱之安人為人婦不幸早寡守女貞之行鬻子成立長君舜揚即呱呱所撫次君卧子則腹遺也今二子俱力學標名藝林而安人已五十矣在

本朝典例自五十以上行將表懿行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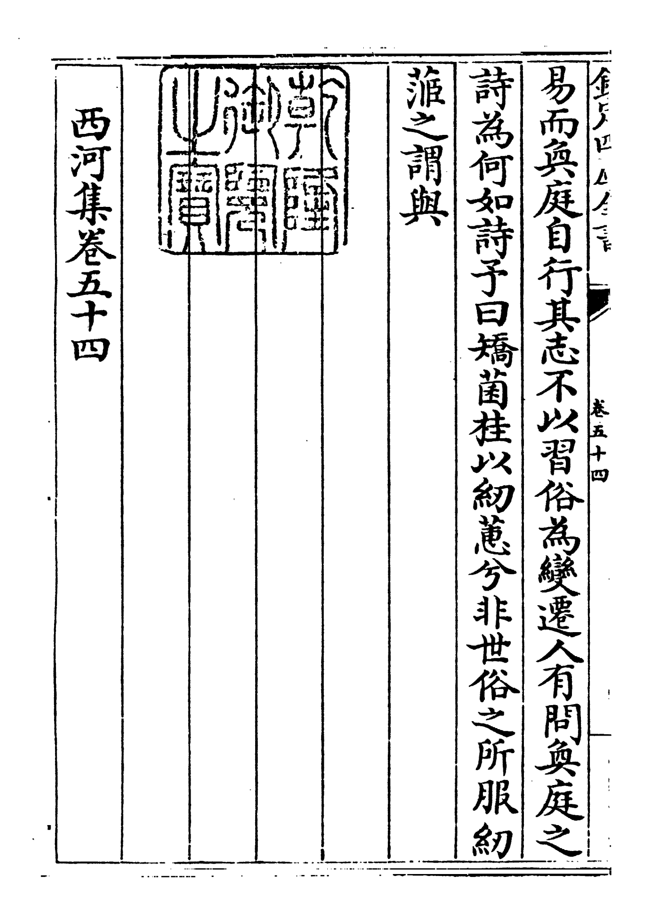
廷建坊里門而舜揚卧子亦即以安人大節請鄉邦之有聲者著為詩文以鋪張其事顏曰節壽夫孝事之則人各不同貧者以力養其親釜槃豆肉再拜承歡而有

餘之家不難設珠玉錦繡鐘鼓管絃列長筵而烝大鼎賓朋傴于前姻戚僂于後行觴進斝為閭巷光而乃慇懃懇必得諸佳言以志不朽今而後吾乃知二子之孝而安人義方為不可及也今人論孝養者但曰力養色養力養者前所言者是也色養則論語曰色難禮記曰愉色惋容不一而足然而皆孝子所得為也惟孟子曰志養則其志在親而不能自達必俟善承者為之達之夫安人之所志者節也匹夫有善必歸之親況在堂

大節此即母所自為善而乃初最為志繼見為事而為之子者忍湮沒而勿使彰謂之賫志然而欲伸其志則其窮年累月請謁于名人學士之門者夫豈易得夫拾薪負米拮据于筋力之細者庶人之行也摭微撥隱表式于簡篇之大者士君子之槩也孝經曰夫孝始立身而終于揚名以顯親後世母年秪五十而志在千秋無疆之壽莫大乎是矣吾故誦安人之年而并嘉二子之孝行如此若夫安人之大節則人能言之吾無贅焉

胡奐庭紉蘺集序

奐庭負異人之姿而善與人交座客滿前往往勒詩箋以當珮璲故彙其全詩題曰紉蘺誌攬結也昔者卜氏作詩序有云在心為志發之為詞夫人各有志任其生平所遭而偶當感觸則慷慨寄之是以諷其篇什即可以得其中懷之所存今奐庭志在友朋則雞鳴風雨無非佳詩天下有誦淇南之瓊瑶詠泰東之金錯而不爽然興贈問之思者乎特是好尚不齊長安高髻時有更


易而奐庭自行其志不以習俗為變遷人有問奐庭之詩為何如詩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非世俗之所服紉溠之謂與

西河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西河集卷五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 二十二

湯潛菴先生全集序

予避人睢川值潛菴先生以關西參政請十旬假就之論知本之學與關東賀凌臺先生知本説合因留睢半月且屬予記其太夫人殉節事既而舉制科與先生作同年生

且同入史館遂得辨前代得失并古今禮教名法知先生
裕經術外擴而中堅體用咸備真所謂應元運而興者
天子重其學進　青宫保傅兼領叅知入　東閣作宰
相判事遂以春官侍郎開府江南使歘歴中外為
聖朝儒術之冠予乞疾南還過其境見闢門坦坦然農
安畒而估習市武吏與暴容刷跡而徙閭樓夜鳴瑟游
媚貴富皆嚮晦闔外巷予顧之嘆曰儒術之效如此耶
乃未幾還院補冬官尚書而驟遭棟折先生且騎鯨矣

其在今距先生捐館舍將二十年而京朝先後思之者如昨日江南之民一若服稅服雖相隔多歲月而偶然斂衽必哭泣因有慕其人稽其事顧讀其所遺書者閩河撫閻君曾為梓其集而未備也王子孝先者先生門下士也家世習理學早歲見知而授受親切其視扶風之于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屬地遂輯舊集所遺軼購其全捐奉而付之剞人而以予為先生友并具書幣屬其同門生沈子

昭嗣踵予寓而請予以序夫世之所謂三立者謂夫德與功與言也而實則一立而無所不立古未有聖賢而闕事功者況文章乎即宣尼抱至德每傷世之不我用而退而著書然而書既成而聖德愈顯且有讀其書而謂功在萬世雖堯舜莫能過則是文章之無間于德與功也先生踐履篤實務為善去惡以求慎獨而出而應世則入叅宰執出領方州明明有實效見諸成事此其功德為何如者而即以文論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不必

飾講席之跡而發言中道不偏亦不矯其為羣儒之所取正者何限然且言議慷慨周旋政事堂多所建白而至于外臺入告則請賑請蠲尤極剴切嘗曰吾受

天子命以出為民吏目擊恫瘝即過為激鍥寧得罪死官下亦何敢緘默負

天子命而

天子神聖亦即以是優容之然則先生之言其有繫于世如此若其高文典冊揚

廟堂之盛則綸扉判詞槐廳起草舉凡應
制應試之作往往而是夫既已舉于春官槖筆三館而
復登制科膺鴻儒博學之選則文可知已孝先輯其書
復為編類曰語録曰奏疏曰序曰記曰書牘曰賦頌論
辨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而總附年譜誌狀
于其末嗟乎世之求先生書者可以觀焉

東皐詩集序 宗藩輔國將軍博問亭稱東皐主人

詩有高其格閑其辭藴其氣依約其意旨而均調其音

聲在三古謂之雅在兩京謂之休成在魏晉六朝以後即謂之清和謂之善平謂之登歌上詞此即都尉屬國降之遠晉唐作者猶自歎難能而東皐主人優爲之嘗從施侍讀愚山汪編修鈍翁陳檢討其年輩與東皐主人唱和每唱輒自愧不及不敢和錄其詩而歸迄于今越三十年天下誰不知東皐詩者然而見其詩恍旅舍對千頃陂恍過江市人逢衛洗馬恍長安安樂坊觀海外玉樹即偶然觸及亦覺私顧形穢而東皐示我渢渢

然吾何以測其涯涘也乎文章五百年一興

皇上以經天緯地之作彪炳萬古而　諸王龍種咸能各攄其所長以互相映發光天之下斯文且爛然矣獨是長安高髻時多異尚高文典冊往往間雜以句欄小曲私誇新樣而東皋獨軒軒自得每彷

御製豫和以滌諸佻㒒纖翁振之作清廟明堂之盛大海蕩蕩水所歸吾無間焉惜予年八十有一生平論文者百無一存即愚山鈍翁其年輩皆先我而逝而每憶

東臯比之膠之結于腸長庚之遠附于陽烏即中夜念及亦若隨之在後先而不踰寸步是非深有感于心而何以至此

蕭山史氏世譜序

予與雎菴覺菴兄弟訂同硯交因得拜其尊大人兩世于堂而其子其姪即又從此而齒遇之迄于今往來不絕如家人此猶之親親之典由一而三由三而五以一身而得與五族相周旋況乎四親在廛其當前可見有

非一三五九所得而概量者乎是以宋世造譜最重生人往往懸譜而錄其可見者于亭名族譜亭而其既漸溯所自一如氏族志之統諸著姓以力搜往昔于是有非所自而自者而譜法變矣今天下氏族之盛無過史氏往者吾郡司刑從溧陽來訪昢菴兄弟而序為雁行而

鼎革之際有東閣部堂開幕揚州者以摯幣聘覺菴稱曰宗仲而覺菴辭之當是時文章聲氣遠近無不通而

凡氏史者則又以同宗故時相訪求其在明州與姚州則原屬本支公之讓而私之燕東西相從不待言也朏菴嘗謂予予家世譜詳今而畧昔詳于是邦而畧于異地顧四方之遠居者仍呼吸不隔而惜譜不修世系之闕畧有難稽矣今其孫吉先承祖父志合遠近而並修之肇自成周受姓以來當漢孝宣時杜陵侯以帝戚開基傳襲五世及東京而溧陽侯繼之遂以家于封而世滋大焉至南渡以後則忠定越王與忠獻衛王兩世知

政事散處東鄉其在蕭山則忠獻五世孫也乃自漢至今歷年一千七百有竒歷世五十有七而自元明迄今由明州以至蕭山亦歷年三百三十有竒歷世一十有八然且有參知行省開藩于河南山西若蕭之第五世者其自兹以往被簪紱而長方州且不乏也夫往昔難稽而譜之序之者前後無闕若夏之繼舂而甲之授乙當前可見而譜之記之者生卒不爽一似太史之載策書而宗祝之判昭穆且復區畫有方詳畧有法分之合

之以不失列代相傳敦宗睦族之意向使吾友尚在亦必以是譜為不刋之則而況乎後此之繼之者也然則譜法雖變其不變者猶是已

丁茜園賦集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惟原本古詩故在六義之中與比興同列而實則源遠流長自為一體班生藝文志于歌詩之外載賦目千篇而惜其文之不盡傳也乃嗣是而降孫卿以規宋大夫以辨王褒揚雄之徒或以諷或以頌

要不失六義之凖即六季俳俔猶然以縁情體物之意行之至隋唐取士改詩為律亦改賦為律而賦亡矣登髙大夫降之為學僮摹律之具算事比句範聲而印字襞其詞而畫其韻既無忼慨獨往之能而稱名取類就言詞以達志氣亦復掩卷殆盡本之亡矣流于何有丁子茜園肎有卷帙其于載籍根柢多所究竟故為詩為賦皆一往奮發有自得之致循其流而溯其源滔滔湓湓因之取賦體一卷屬予論定予嘆世之學者畏難喜

利寧謝隆古必守輓近不惟詩不知古舍格為律而即其為律之中猶且闢景開而習和慶而況乎賦才特上煒爍縱橫誰則能上備援稽下工攄寫者而茜園揮手而成之鋪文揚質以方之矜宋元之詩襲試場之賦者何如也吾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世之見之慎毋以詩律律詩幷毋以世之言賦者律是賦可也

弘道録序

孔子曰人能弘道謂夫大其道之在乎人也而特是道

之為名言人人殊惟中庸以率性為道則始以天下達道屬五常之性而孔子荅哀公即又以司徒五教稱五達道是必合五性五教而道乃立于其間是以向溯五教祇有父母兄弟子而無君臣夫婦朋友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孟子則直以君臣五者當之曰人之有道也向辨五性或以一恩二理三節四權表明倫之則或以元善嘉禮利義貞信著盡性之要而孟子直舉五性而歸之五教曰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以人性合仁類而

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是道之為道已如白日之昭于天下而無如拘牽輩起刻舟以求門内多掩恩而門外義合有理無志致使親義序別多泥于一節而不能周通至道在人其不能弘也久矣弘齋邵先生儒者也由八比起家而以弘道為已任方其入解即以赴部舉人上武宗皇帝疏約二千言及成進士而世宗入繼又復上陳八事及中興保治諸疏然後授冬官主事使榷荊州當是時朝廷甫議大禮廷和與璁萼各持

異端致撼門哭廟天地皆震動而先生方拘于官無一言也暨再補都官員外郎則正值璁蕚被劾去而復留之際先生乃于十月日食假災變言事直斥璁蕚兼有禮守可變禮成可毀諸語攖世宗之怒遽下詔獄發邊遠充軍不復賜環者越三十年其于道也亦幾矣先生以為既不能行道以弘道亦當立言以弘之乃著三弘集曰弘道曰弘藝曰弘簡藝者文也簡者事之冊也而總以弘道為要𣗥蓋其録五教有鑒于明倫大典之誤

而亟亟以道正之使教之與性互為經緯或以性該教則以一經包衆緯而有餘或以教配性即以一緯分衆經而亦無不足取説于六經而實之以二十一史之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乃文孫戒山先生亦以八比起家既已成進士讀中秘書出之為江介宗師抑復以力學

舉制科重侍

講筵作　東朝保傅于以揚世德之駿誦先人之芬豈復有媿乃校弘藝弘簡録而續其未備而至于弘道則

踵事增華隨類加訂其引據既該博而考辨論析往往折羣書之異執兩用一必至精至當以補前人所未盡此固古今上下闡明性教一大録也會
天子念河功未成特簡先生理南河于負薪之餘重爲檢校既已成一家之書而復刋行之爲天下後世所矜此其于道爲何如者夫道之藉人也甚矣曩者孔子言道中庸闡之然祇以性教言道已耳其後七十子之徒各祖前説或推五教爲十倫而隨舉一倫輒曰仁者仁

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貞者信此則已一倫而得備五性或廣五性為十義而衹舉一性即曰父義子義兄義弟義夫義婦義君義臣義則又以一義而得具五教是弘道一書固祖七十子之徒以為說而前聖啟之後賢擴之顯祖作于前文孫述于後夫弘道之在乎人有如是矣

擬元兩劇序

蕭山王叔盧曾譜唐人事擬元詞兩劇吳江沈長康見

之謂不合宮調令其改作及改之而仍不合乃亟商之
予謀再改而叔盧死予時哀其志私為更定其詞藏之
城東之草堂未行世也會白頭兵起掠予廬而胠予篋
去遂失稿所在若干年矣嘗夜卧嵩山土室夢叔盧來
曰予詞寄君所藉君竄定而稿未見還不能忘醒而泣
然謂才人習氣自愛其所製雖䰟魄猶戀戀顧無以報
之如之何康熙三十年予歸舊廬閒鄉人有得其稿者
急遣人購至故紙儼然獨闕首二頁時予痛經學晦蝕

日疏衍不暇且悔幼嘗為詞損正學思𡒄所刻雖亡友
叮嚀擬亟行而尚有待也暨四十一年遘大疾幾死死
時仍夢叔盧來相對咨嗟且曰脫不幸奈何一似慮予
死則其詞偕亡有不及待者因中夜坐起重為檢校且
補綴前頁而梓行之予思曲子仿于金而盛于元本一
代文章致足壇世而明初作元史者竟滅没其跡並不
載及祇以仁宗帝改造八比為元代取士之法以為崇
經義而斥詞章可以維世而不知記事失實已非信史

且經不嘗錄國風乎男女相悦或不盡如朱子所云而懷思贈答溫柔究變以之陳忠信之道通君父之情不必二南即是十五國即非也況樂府科例不盡輕薄以後人譜前人事豈皆淫濫聞叔盧作此一傷蓮勺之棄故劍一慨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氏族皆有為而發原非汎汎即其間優游按演動中窽會前儒所云言情深而寓旨切忠愛悱惻兩皆有之然且下筆高卓摛文浩蕩于以方前此為詞未敢謂龍笛長鼓子短也夫文章

之事難言之矣曩者靈均作涉江懷沙慮其遺亡乃于晉咸安之季白晝見形向吳人顧珏自爲誦之夫才人之愛其詞獨㕛盧也與

徐沛師詩序

昔嵇阮與王濬沖父子同時入林後之以名士而訂世交者率稱林下而予與世臣先生訂交在崇禎之季其時趨庭者尚有待也乃既而與武令交又既而與沛師交皆相嗣以文章往來較之安豊末坐徒以談義相把

臂似乎有過然而交武令而武令早世及交沛師則又以予還山晩在沛師亦非盛年而予竟頽然老去屈指崇禎己卯與先生角試場文眞隔世事也乃先生高蹈早隱牆東而沛師亦復以歷試偃蹇有睥晩一世之意遨遊四遠藉登臨贈答作詩古文詞而間以示予夫徐氏有家學曩時鄞宮諸賢稱偉長之文為一家言而士秀父子又以駢詞擅世濟之盛先生自棄試文後著書數百卷婉美前哲予嘗銘其墓而嘆其似續之弘且大

也沛師讀父書其于辭賦諸雜文無所不工而即觀其詩蓬蓯煜煜奮筆而直前所在辟易世之以習俗為轉圜者其敢與之爭衡也乎特是歲月易駛向之論文于崇禎之年自巳卯至甲申往來主客而今又復遭其際星紀一周存亡兩世雖欲不為之興感而豈可得焉

韓邑侯生日序

甞讀豳風七月之詩嘆豳公以儉德治民為八百開基猶且羔羊朋酒公堂躋饗受介眉之祝以為父母于民

其饋食之節所不廢也邑侯韓公自下車以來廉于於陵日啜蕭山一勺水以度朝昏即一蔬一菜必不苟入之官廚以故四民引領祇盼公生辰以稍伸饋食之私而公于是日亦始怡然舉一觴以為歡則是民之懸懸此一日非易事矣獨是稱祝之頃必有致詞而予以齒長于衆必請予一言為捧觴之藉予惟古稱三壽上壽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身以故前儒作壽域碑謂大守熙熙四衢坦蕩舉生人于婦而盡登之春臺之間風雨

不能蝕矢石不能壞夫然後身享永久無捂足瘏口之患今公于四民寧袵席而長養之庇以閈閎而授之扃鑰民之域之祇覺化日之倍長而恩年之倍永也夫上施以德下報以心心不能達則口以達之未有上施如是而民心如石不能報之以口者是以尊之呼嚴君親之呼慈母而未已也蓋民生多端生以食而道不饑生以衣而嘆不寒生以煦咻而始無鞭笞獄訟之嗟生以捍護而然後無水旱盜賊兵刑水火之告故仲尼至聖

亦有歌詞子産大賢不廢輿誦以為報也今則何以報之哉吾仍考之豳風之詩夫千百為期人世罕有而豳詩之頌之者且曰萬壽誠以心之所至口即隨之心願其永久則不覺其詞之迂而語之過蓋施報相等古人所以云報稱也施者不訾而其所以報之者祇一言語間而尚或有吝則豈斯民之本心也哉他日公年果髙民年亦進京朝需人必將以公為天壽平格之選則即此壽民之盡于以壽國且有餘而况于身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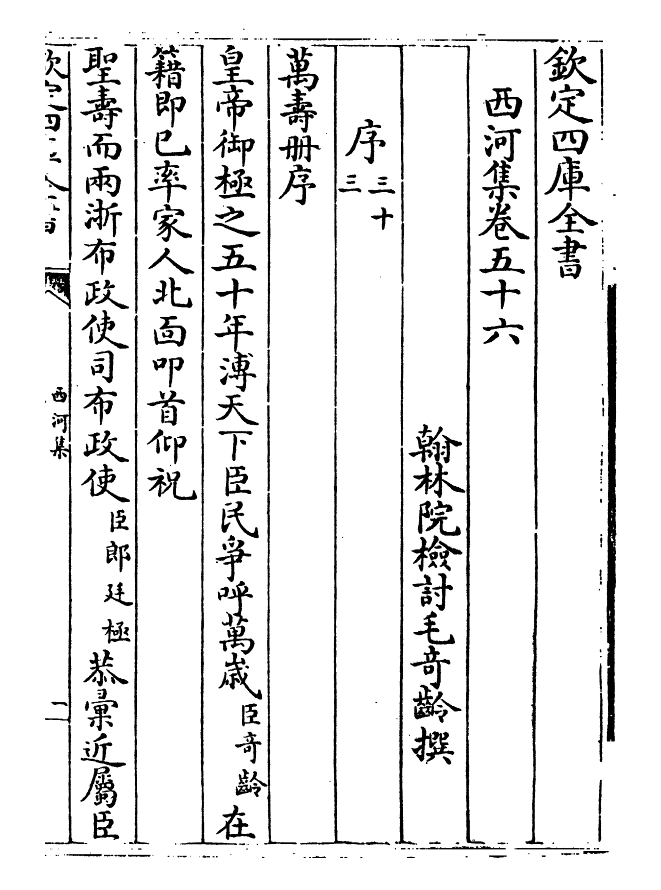
盛玉符詩序

少選越詩越無多詩人也旣而作越州三子詩三子之外往來唱和者仍寥寥也及避人吳中吳中人藉藉稱玉符盛子所爲詩予亟索觀不可得暨予赴都同館沈學士道玉符詩佳時老友西疇在坐實其狀予于始歸田時作還町雜録覓得其詩會玉符以禄仕司鐸大雷不數數相見顧以數十年相憶之人經南北諸名下者舊嘖嘖之久而朱顔茂齒年尚在彊仕服官之間然後

知玉符之知名早也獨是詩至今日爭以南渡陋習加三唐之上庸劣俚鄙自以為能夫以前人所品目阮生優緩猶病簡率劉楨雖角便訾割曳陳思勢隨情減伯喈意盡行間彼其聲望卓犖偶有所見已空絶前後徒以撿校偶偏之故遂多優劣何況今日之紛紛者而玉符獨慷慨任氣磊落使才挾清潤之姿而行昭晳之致結體撰詞全歸風雅此豈時流所得媲與玉符家有別業等于蓬瀛而近復啟教于方城華頂之間擁臯授經

望若神仙則自此以往其為槐堂所頌獻者又豈止學
士稱嘆已乎

西河集卷五十五



西河集卷五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三十三

萬壽冊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年溥天下臣民爭呼萬歲臣奇齡在籍即已率家人北面叩首仰祝

聖壽而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郎廷極恭彚近屬臣

民禱頌諸詞裝成一冊將抃舞以進猥以臣齒長居臣
民引年之首謬屬臣序次其事臣竊惟
聖人之壽自與
天地相終始原無一年一慶十年再慶之典故自循蜚
以來黃帝少昊帝嚳皆百十餘歲不必有誦揚之文傳
于人間即三多之祝進自華封而帝堯辭之召虎以萬
年詠周宣而其詩不列于頌縱或君臣相悅稱觴上壽
亦未嘗以誕彌之辰立常度者惟唐明皇以生日建千秋

節而有宋儆之因之有天申瑞慶諸節畧見章表是
聖誕拜揚曾何足為我
皇重而無如臣民之心之不能已也夫大衍之期即天
地之數也天五地五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元會運
世一初基也彼夫一年一慶者天一之始十年再慶者
地十之積則是五十年而稱大慶正合天始與地積而
共成一元其在臣民之肝膈並未有過獨是從來頌禱
定多浮詞而惟我

皇萬壽則剌人之骨沁人之心探諸懷而出諸口有千百言不為多而一二言不為少者蓋五十年之恩深矣曩者史臣頌堯首曰欽明我
皇上敬
天尊
祖燔祼必親即端居
宸極亦時時以嚴恭寅畏凛諸咫尺豈非欽乎且夫庶政亦殷繁矣天下臣民亦衆矣大君耳目焉能一一而

周知之而
皇上萬幾具舉百務秩然即中外臣工亦孰有不親別其研蚩而灼知其良楛者一何明也乃考伯益之贊舜則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以我
皇上之濬哲何所不通毋論大經大法洞徹微眇即軒帝三墳倉頡六書亦且窮源竟委動為世則而至于旦明則並由精一以進于中是聖且神也然且
天威不假撻伐四出既已南平粜榆東埽滇渤又復親

犁北庭以大拓屬國于流沙萬里之外而究之文命誕敷聲教四訖出經天緯地之學躬秉天文然後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既武又且文也臣民雖愚其敢須臾忘

聖神哉又豈敢有一時之不仰文謨不承武烈哉乃若

夏書之敷土奠川即我

皇之軫念河淮殫力疏濬也商書之克寬克仁即我

皇之三驅舍逆四網解慇也周書之上下勤恤即我

皇之巡視方岳吏治日以修圖繪耕織民事日以奮也

夫三代無侮聖之君而今則尊崇

闕里倍于疇昔古王饒興賢之治而今則闢科廣學優

于前時雖斯世不乏矜寡而我則從而恵鮮之即民間

亦多老弱而我則因而懷保之捐租賑荒之

詔每歲必下而且罪疑惟輕災眚斯赦省刑薄罰以全

其好生之心是禹湯文武凡有一于是巳足稱揚史乘

而我

皇且兼之然則我

皇固兼堯舜禹湯文武而合為一人也夫兼堯舜禹湯文武而合為一人則我皇之壽將必兼唐虞三代之年而合為一人之年斷可知矣臣年八十一幸覲昇平雖夏蟲不當語冰蜉蝣不能知春秋而遂巡里閭猶得仰化日悠長以私慰瞻戀慶孰甚焉因于兩浙臣民祝頌之末謹臚其次第而序之如此別有頌一篇亦附卷後臣奇齡臨序不勝踊躍歡抃之至

佟國舅一等公周易註序

易傳有辭象變占四義而後儒說易每以此定五易之準故東京建學首以施孟梁丘并京房四家分立學官大抵施氏梁丘氏同出于田王孫之門以小章句起家專主易辭而孟喜京房則別以卦候五行陰陽災異刻劃夫象變以訖于占而其後費直說行梁丘與施氏並亡西晉而孟京諸書僅採入漢五行志畧見百一而世之為師承者于此絕焉顧費氏說辭猶尚有古義存乎

其間是以鄭玄王肅輩習費氏學者彪蒙穎互其為舊辭之詁訓未嘗乏也王弼起而盡掃之不特象占亡即辭亦無一存矣宋學代起并四義而分之為二曰理曰數以為辭者理也象與變與占數也程子言理過于王孫而邵氏堯夫且復著圖象于孟京之外而漢易四學為之一新予嘗謂學有遞趨而難于驟返經師授受但當就近儒所説以徐通指歸漢易殘闕自不如宋易之備而可徵而無如後此者之仍紛紛也皇舅佟公闡精

一之秘世嬗理學因謂三古先聖奕代相傳之道莫適於易乃博討羣書溯源竟委上自儀象以下逮名物無不周知其義而又妙簡于諸儒所學專以程氏之理邵氏之數定為指歸謂非親見三聖特標夫五易而能若是乎我

皇上遠紹羲農合墳典丘索之書而萃于一身開運會以衍連山擴地軸以繼歸藏統天地民物家國政治以隱胳乎乾坤坎離咸恒既未之易而為之輔者復能發

明理數剔抉幽微表兩經十傳為天下後世法則此真循蜚以來一啟闢也

朝廷下搜書之令凡天下緜生家有稗經學者皆得獻之禮官進充祕府夫

聖人出世自有圖書四庫既開吾必以是書為河洛之先事也已

來木菴詩賦集序

夫良材不琢非謂人工之無可施也以為此固有天焉

而不可強也予少時與來紫垣游見其為舉文不費剞劂毫管裁脫戴而信手搖掜輒文采爛然此可謂非天乎顧早歲成進士由判事東閣出之作萊州司馬而乃以武人狂瘈怨學使之軋已也懷刃闇向之而誤中紫垣予嘗嘆文人無命即巖墻之立而不能避名為得天而亦安所得乎天每欲呼天以問之而無可如何乃其子木菴痛父之亡寄居城南桃源村自稱桃源旅人雖已升俊入四門學而以王父吏部公當崇禎之季曾星

誤編管與其父兩世俱以舉文顯于時而皆遭不幸遂絶意進取却試場若拚撥第為詩為詞賦而不為舉文顧天才横絶不砥而平不濾而清不翦刻暴染而進乎菁英予每誦其賦讀其詞覩其五七字諸詩必以六季三唐許之然不自信也嘗過予杭州故遺其稿去且易書不知為誰作也長夏卧簟拾而展其編曰此非木菴詞賦乎投珠于市雜毛嬙先施于藩姑井婦之間而終不可掩在木菴過自韜晦傷先人不幸而不欲自見其

所長揣其情亦固有大不得已于其際者然而今文與古文不必同工而同于不學而工雲霞在天朝披而夕攬焉東滕雜花與南園毿毿初未嘗有所檢點而春秋遞代時既至而文自見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孫肖夫詩序

詩有沿革革四字而沿五字七字革律之六韻而沿四韻而入必從沿而不從革此易解也顧詩有升降升厚而降庳升雅而降俚升博大而降纖靡而人亦必從所

降而不從所升此不可解也肖夫詩質本大雅不屑俚諺而意境空濶所至無局步且復浸淫于黄鐘大吕之音未嘗械械與瓦釜爭響以故作五字七字雖仍沿舊物而隨所遇而得詠嘆鮮升降焉往謂肖夫有家學其尊人元襄先生豪于藝文向嘗見其遺稿祗論序數篇而學術之洽器識之廣上下千古之亢斥無一不備令肖夫工襍文兼長于詩賦諸體而第以詩論亦似有卷帙之氣溢乎言間入有擁巨貲而閟其閉周其藩掩蓋

其曁茨初若不足于所觀而中藏擴然仰之而卻步以為此未易窺也過門攤市肆而青黄雕琢絢然在人目而求之而一往而盡然後知所降之必不遠夫所升也而從之何也

平澹人德配陶夫人七十序

予束髮與澹人游在五十年前維時郡城好結社每社譜出予與澹人必聯名有若榜帖以故予至郡必主其家因之能道其家人事顧未悉也逮予避所嫌藏澹人

複壁越十日而後出門當是時丘嫂陶夫人主晨夕餐
飯凡粢醴涼暖脯糒乾濕皆一一口受而心記之至于
今不能忘乃予年八十有一回顧曩時所游者百無一
存即潛入已先我去而夫人則竟以七十聞予嘗疏夫
人生平以賢門弱媛年少婉孌歸之我友之名下其于
伉儷閒亦又何歉而獨于夫人有難言者潛人雖世積
凡弟鼎盛而其所後者世父也在堂餘老嫜與所生舅
姑孝養兼責每歲時伏臘轝轎舟楫東西至如流水而

夫人以一身周旋其間雖劇易不齊必得其條理而後
已況羣從滿前多望之長伯遠游饒結納而姻婭戚族
槃匜饋餉又雜遝無歉日加之家室多故叔隗尚未絶
而戴厲相續勤于下逮其為佩刀之遞授與衣絮之咸
被于以費經營而煩剞劃蓋不知凡幾也而夫人一以
敬順將之謙沖其中而和愉其外在本性鮮嫉娟而孝
先慈後畧無隳闕自持門至翕㦃并絶佻侻陜諭之習
世嘗稱石簣家學歷産賢哲而夫人以閨閣善承其後

以故八荀三薛前後相繼即門楣宅相亦且競秀如他日今而後乃始知夫人之教澤長也夫歲月幾何榮落有限曩時結社諸大家或贏或絀往有榮㕓若丘山而數十年來頹夷為培塿而不可止者予與澹人訂交時即自忖所至亦不輒料其止此乃一轉瞬間而相顧倏忽夫人且已老矣予力憊不能身入郡城親捧錦帨為夫人壽然意念所及高門閥閱恢大于舊而膝前奮起各能以文章馳譽遠邇然且友朋踵至所云拜母庭下

者多于疇昔不翅名姻貴戚酒漿筐篚之接跡于道則異日在廷之褒遲久不厭夫人達人當必有曠然于其際者予故馳一觴而獻以是言

地理心書序

地理心書者張于禹臣所著書也周官族師氏有相墓之説謂古有葬式須視其封窆以合軌度非謂此中有吉凶當審擇也自陶侃羊祜相傳有陰陽家言指亡人坎埳以為生者休咎之驗因之地理一門肇于東晉而

盛行于宋之南渡以後蓋嗣是而在庭楄柎欲早安窀穸難矣張子禹臣知其然謂撥沙表竹言人人殊景純仲祥動多荒誕亦顧其心何如耳于是著地理數卷而顏曰心書蓋心有二義一則俗師冥頑心本不靈焉能覘土禹臣以博通之懷精于名理豈區區阪險而猶不能直抉其徑與遂者一則心乃仁術茍巧于依違則外而徇人內而徇已皆足自壞其本心而禹臣一以至誠行之故吾謂心書者禹臣之達心與其心術相附成焉

者也然則讀是書而倘有會焉亦會之以心而已矣

寧晉邑侯去思碑記序

古之為吏者自通籍後比年觀政三年而報績其善者留其履而懸之縣門不善者唾其輿譟而驅之今稍不然居官長子孫動輒十年毋論善與不善初立長生牌而繼即為祠而填牌其中及其去也詛者詬者怨憤而譁者咸集祠下甚至焚其牌毀其所為祠而後愉快是曷故哉則以民心之難欺而愛與戴之不可以勢力取

也邵君二峰之宰寧晉也吾壹不知其居官何等也其治行在人人能言之吾不能壹壹而疏布之也乃計其受事之日裁數稔耳自下車以至乞疾裁轉轂間耳迄于今相距已七年矣邑之人尚能思其人念其平生詠嘆其所行糾錢買石思樹之五達而邑之士大夫即又起而件計之確之勒之彙諸所詠歌合為之文以傳於不壞人皆曰寧晉民良能不忘舊官又曰官毋虐視士大夫士大夫尚能以遲久之言相於有成而吾謂此皆

君之有以感之夫懷塼之俗今所同也挽攸推謝之謠不必寧晉士大夫始能言也況恩久必息思遠則忘變穀改燧不待來復而乃感愈積而澤愈長日彌遠而恩彌切夫驩虞之術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假借之恩可以頃刻而不可以終年彼苛政無論已間有假以小惠者初與民喚咻遇草衣芒戴之族言語喣喣涕泗相慰勞而乃陰料其貧富而利其財每事為氐卬貧者軒之富者輕之其始也貧者多快心可肆忮害而究之人匱財

竭而同底于盡甚或摧抑士大夫以悦愚昧而等威一喪强者暴者率能自恃其憑陵以加寡弱而其為禍反不在士大夫而在百姓此害馬之政也此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君居官坦然行所無事而四民安之邑有瀝城即滹沱水也周環數百里一望洋洋繞蒲葦魚鱉菱芡芡菰之利男婦日游居其中而相與為樂嘗指之曰吾侯澤湑然有如此城此非涓滴沾濡之所能邀矣漢史之頌循良者有曰所至無赫赫名去後嘗令人思

邑之思君其得之去後如此吾故樂題其請以為世之為吏者勸焉

吳母章太君壽序

嘗讀易至節之六四嘆節以三陰當水澤之交互相推移而惟六四為不易是以身處艮中雖震動未已臨以坎陷而安于互艮而止而不遷君子以是卜其能安貞焉予年老不喜作壽序弟遇七十以上則偶然應之以為年老杜門庶幾説長年舊事猶得置身童稚間强為

笑樂而獨于吳母章太君則重有感者太君為吾郡都
掌諫章公愛女方公忤權相編管均州正值崇禎之季
國事大壞雖莊烈皇帝究已用吳太常請令復公故職
而倉卒不逮當是時公荷戈渡江叩浙撫軍門興師勤
王太君搴衣不為動而旣而遯于四荒太君偕其兄尋
父不得彷徨墟墓閒則在太君家居時已歷坎矣且太
君所配非他即宮允吳公之次子也公與宮允公本同
年同館且同為黨人因訂婚姻而

鼎革以後宫允公亦入山往時清華之望高門大户了不復舊時之盛公絶志不為子孫計以故太君來歸時年祇十五而公子之親迎者且御輪草草不止桓氏挽鹿車焉乃公子弱冠即與其兄星叟皆以文章為東南領袖而羣小叵測往往窺兩家踪跡陰相哃喝以致發憤鬱結驟赴玉樓者又三十四年夫以世家門第煌煌鼎盛鄉里望之若崇墉峻闔而一旦夷于草莱席門窮巷已不堪矣況覆巢危卵幾至不保而又仰黄鵠而誦

單栖遺孤孑然迄有成立此其憂患為何如者彼夫水溽汗然亦云坎險太君以艮止當之既承上道復昌後來然且嗣君大賢能令坎離震兌各馭時序彖所謂天地節而四時成是也夫節者賢也以一節而成四時則賢也而進于壽矣歲之載陽為太君誕辰戚里飾漆屏虛其右以待雕琢于其上乃執一觴就其請而慨然應之

吳靜及詩序

吾越當
鼎革之際曾作越郡詩選若干卷遍搜越人之為詩者而選之而杭州不然限人數于十名為西泠而外此勿錄以故予來杭祇與十人作倡酬往來一似舍此無詩人者今其事往矣名才相望各出其咏吟以摯于人雖殘版數行亦復相遺若束帛況篇聯卷接者乎吳子靜及好為詩所至題郵畫壁散作方幅嘗介友人示予并請予序而予以剖析經學弃之篋中已久矣長夏卧床

始得卒讀其為詩而附以數語向過杭州與所識者論詩其言晝一雖十八而仍如一人了無出入進退于其間而今則離奇錯雜極唐宋元明平陂正側雅俗濃淡之各有所到以大體言之不無過𦡆然而四時雖殊寒煖則一今試過鄉縣蕭條閭巷千里一色而一過都會則臺城參差車轂紛出要其為四民之所居則無勿同也靜及力趨大雅本不為時好所逐即偶然遣放亦復去故就新歸于正則是雖十八相遇亦未嘗不忻然把

臂而況予之不立選格者矣

錢姚三子獻萬壽頌序

西林多軼才其所為詩古文詞甲于他郡會皇上萬壽行省徵治屬工文賦者多為祝詞合書冊以進予嘗竊觀至二姚子作一賦一詩嘆其工麗鐃體會可稱才士而既而得錢子集唐三十首依平水所併上下平兩十五韻淪漣訣蕩對精而屬切以為聲律之極事莫過于此顧其冊以彙進稍闕畧未入獻也乃

皇上以觀河之亟星言至浙羣臣在途多獻頌者三子
亦循例録所著擣之至鳳山門側蒙駐
輦垂問歴訊其官銜版籍且
乙覽移刻命其親賫向
行在投入已異數矣及投訖而傳
旨侍衛引見于中堂張公且同仁和王錫等五人一體
奬勞抑何
至尊之優視文士一至此也予嘗嘆桓榮被服誇稽古

之力而經生年少即親承咫尺面受
温言為高文典冊生色此其于稽古寧有歉與予垂老
僦杭祇閉戶窮經無暇及詩文一字而錢子升巖姚子
立方皆數以經學與之往來今錢子景舒正升巖之子
而曾思彥暉即立方猶子也三子有家學且同巷居古
皇見佳賦喜與同時他日以同學而同進
公朝其為同時而獻賦又豈相遠焉

郘時來先生七十序

人生以百年為期而十臻其七已稱稀有況閨閳合德中外齊齒而又有名父以居其前有順子賢孫以隨于其後此雖孟子三樂周詩九如亦于此遜不逮而先生實躬逢之友朋姻婭其屬予一言以稱慶者屨且滿矣予嘗從其嗣君在掫觀所輯郤氏世譜嘆閥閱盛大為東江望族之冠而先生父子皆以多學為藝文領袖乃高蹈不出先生且嘗游京洛為王公鉅卿所敬禮爭相館饗而終以歸養之故辭之南還其德配孫太孺人則

又以南臺之後世席贏餘含珠玉錦繡而挽鹿來歸第日主中饋佐先生洗腆然且束髮與難兄孝廉君同硯稱詩說禮迄于今其膝前奮發早能以文章娛事二世皆太孺人教也夫先生七十不敢言老而上有忘年之耆英岸然在堂下有不可不知年之嗣子且獻觴庭下是毋論親朋姻婭稱祝無既而即此一堂雍容合三世中外以為吾先生稀有之慶慶孰有大于此矣因就所為幛而并書之

西河集卷五十六